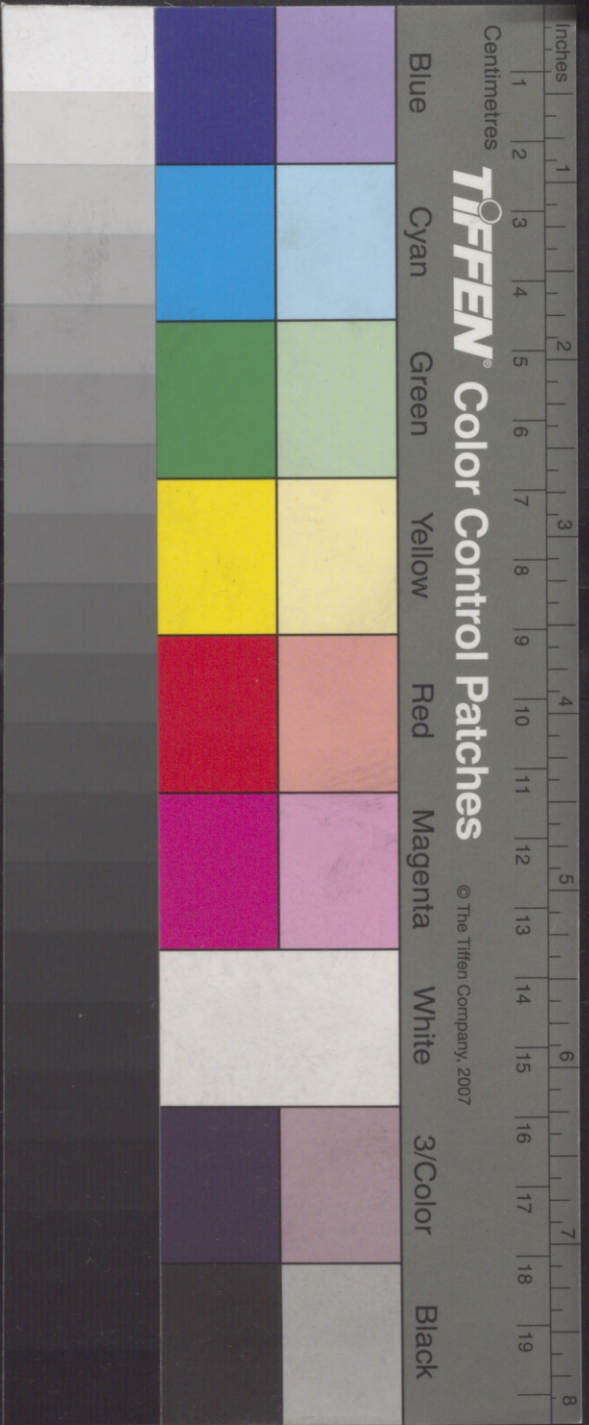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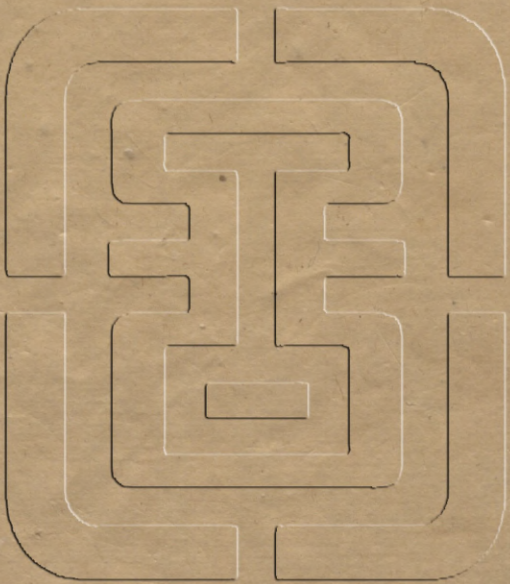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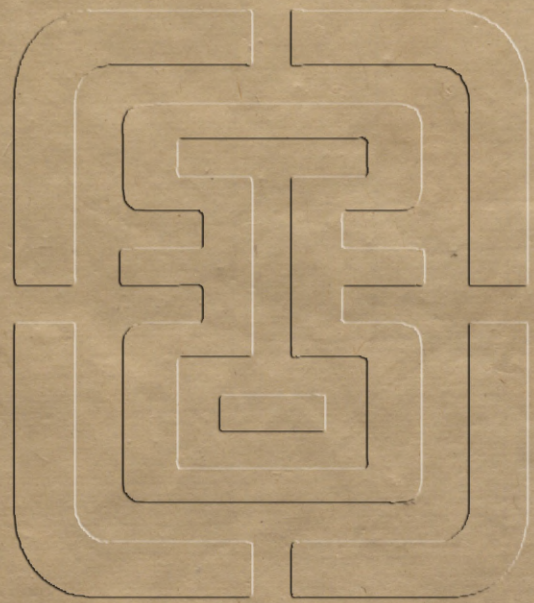




四十一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四

學海堂

湛園札記

慈谿姜編修宸英撰

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晁錯受尚書于伏生之女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按漢書伏生得藏壁書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其後有張生歐陽生伏生孫亦以治尚書徵據此則伏生雖老何必使其女傳言教錯卽傳言而徵明者有人亦不至以意屬讀也明是好事者爲之說

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鄭註云糝謂之餗震爲竹竹萌曰筍筍者餗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臣下曠官失君之美道當刑之於屋中按周亦以筍爲珍味故其詩曰維筍及蒲饋

食之籩亦有荀菹

宮正之職內宰分其人民以居之註云人民吏子弟疏吏即闕寺弟子宿衛宮室者按闕寺有弟子豈此時宦官有養兒耶恐是賈氏習見漢末之弊故有此說當爲宮正所掌宿衛之士庶子

疏司門國門十二者除四時祭外仍有爲水祈禱左傳莊公二十五年有用牲於門之事按水祈雩祭與旱同此義別見圉人掌囿遊之獸禁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疏謂於王宮之外於苑中離別爲宮故名離宮以宮外爲客館亦名離宮也按宮外客館爲離宮則齊王見孟子于雪宮亦是古制

廩法有數名春秋御廩灾天子亦有御廩單言廩則平常掌米之廩明堂位魯有米廩有虞氏之學以有虞氏尙孝合藏粢盛之委故名學爲米廩非廩稱也詩亦有高廩以其萬億及秭非藏米之數故以藏穗言之與常廩御廩又異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註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雍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刪詩或言孔子無刪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下直

以實上語耳豈有二義哉古之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故春誦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于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禮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于耳而感于心其精微之極至于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之說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說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黃鐘之音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索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者征人思婦田野農夫皆優爲之而今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戶曉之雖擊壤拊缶動諧律呂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爵行曰灌疏此周禮灌皆據祭而言至於生人飲酒亦曰灌故投壺禮云奉觴賜灌是生人飲酒爵行亦曰灌也

昭元年左氏傳鄭子產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後人以參辰爲參商者誤鄭司農說星土引春秋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改

左氏本文而參商之誤稱實始於此矣

蝮鄭司農讀為蚻蚻蝦蟇也月令曰螻蝈鳴故曰掌其鼃鼃鼃
蝮蝦蟇屬據司農則蚻也蝦蟇也螻蝈也一物異名康成謂蝮
今御所食蛙也蚻乃短狐據此則蝮與螻蝈另是一物御所食
則漢重此物韓退之食蝦蟇詩雖號為蛙蛤又云周公所不堪
灑灰垂典教是以蝦蟇與蛙為一也又云大戰元鼎年元鼎五
年蛙蝦蟇鬪則蛙與蝦蟇為二物

孟子曰諸侯有王見大行人諸侯之王事註按今本孟子無此
句豈亦有逸篇歟

望其穀欲其掣爾而織也註鄭司農云讀為紛容掣參之掣疏
先鄭云云此蓋舊文今檢未得此句本見上林賦紛容箭參猗

猗從風前註迤崇於軫讀為倚移從風之移疏司馬長卿上林
賦云從風倚移此二句連文而復云檢未得未知何意

城隅之制九雉疏鄭以浮思釋隅者按漢時云東闕浮思災則
浮思者小樓也愚按浮思為小樓則城隅即今城上譙樓天子

城隅九雉為九丈城身高七丈則譙樓通城身為九丈其實樓
二丈高也 黃朝瑛緇素雜記唐蘇鸚演義罽織絲為之輕

疎浮虛象羅網交文之狀蓋宮殿簷戶之間杜詩罽罽朝共落
是也鸚說是也按鄭風有女同車章出其闔閣傳闔曲城也闔

城臺也正義云闔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當門臺即鄭所謂
城隅歟

周禮鄭註鄼曰漢時蕭何所封南陽地名鄼按此音在何反則

是請經解 卷一百九十四 姜編修湛園札記 四庚申補刊

非蕭何所封鄼邑

儀禮喪服傳曰娣姒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為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註據爾雅長婦謂穉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疏據一婦互稱謂年小者為娣故云娣弟是其年幼也年大者為姒故云姒長是其年長假令弟妻年大稱之為姒兄妻年小稱之為娣是以左傳云云穆姜云吾不以妾為姒是據一婦身之少長為娣姒不據夫年為大小之事也按禮婦人之坐以夫之齒坐既依夫之齒為上下則稱自當依夫之齒為大小若以年之大小為娣姒互稱將弟婦坐於長婦之上可乎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兄弟之間必有不相安者矣穆姜與叔向之嫂之言或古者娣姒可通用或娣姒相對則分大小散文則娣亦可稱姒耳 賈鄭杜皆云兄弟之妻相謂為姒言其相謂皆舉長者之稱稱之所以為讓也豈稱謂之實然哉

姑之子註外兄弟也舅之子註內兄弟也疏云內兄弟者對姑之子按此則姑之子當謂舅之子曰內兄弟舅之子當謂姑之子曰外兄弟而今人皆稱其妻之兄弟曰內兄弟其俚謬甚矣為夫之從昆弟之妻傳曰何以總也以為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疏曰言同室者直是舍同未必安坐言居者非直舍同又是安坐按親娣姒曰居室堂娣姒曰同室

尊於尸東元酒在西疏曰元酒在西尚之凡酒酌者居左左為上尊漢書上尊酒宜主此解上尊酒醇醲其用之貴重與元酒

等

註堂塗謂階前若今合巽祓也疏漢時名堂塗爲合巽祓合巽則今之磚也合音零祓音階

詩言兄弟曰如塤如箎樂志曰如塤爲宮而箎之徵和塤爲商而箎之羽和蓋他音一音各爲一節獨塤箎二音同爲一節和之至也按詩比妻子曰如鼓瑟琴禮明堂位有大琴大瑟中琴中瑟凡用大琴必以大瑟配之用中琴必以中瑟配之然後大者不陵細者不抑而五聲和蓋取其相配以爲和也古人之取義亦精矣 宋史樂志釋詩者以塤箎異器而同聲然八音孰不同音必以塤箎爲况嘗博詢其音蓋八音取聲相同者唯塤箎爲然塤箎者六孔而以五竅取聲十二律始於黃鐘終於應

鐘者其竅盡合則爲黃鐘其竅盡開則爲應鐘餘樂不然故惟塤箎相應又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配亦取琴瑟相合之義

洪範五福六極無貴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而富矣故富可以概貴賤則祿弗及而貧矣故貧可以概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以馭其貧是也

康王之誥註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云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不知應門之內卽路門之外此曰治朝以對路寢庭之朝而言故亦曰外朝其實正名外朝在雉門之內庫門之外

商容鄭氏曰商家樂官知禮容所以禮署稱容臺按儒林傳魯
 徐生善為頌同容孝文時以頌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亦
 以頌為大夫至廣陵內史諸言禮為頌者由徐氏容臺之名當
 本此鄭箋多附會
 八十九曰髦七年曰悼先太常謂當是八十曰髦九十曰悼
 某按據文每十年一變稱無緣於八十九十同稱曰髦而於中
 忽插以七年曰悼且七年正近幼學之期稱之以悼何其不祥
 耶况九節俱是成數則七年之為九十無疑而上句九十二字
 宜刪矣

疏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
 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
 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
 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春朝受圭玉於朝受庭實於廟生氣
 文也秋覲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殺氣質也朝禮升朝之時王但
 迎公自諸侯而下隨之而人更不別迎據熊義朝無迎法唯享
 有迎按禮器稱夷王下堂見諸侯為失禮是單指覲禮若朝宗
 行享禮天子於諸侯固有下堂而見之時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曰誰與哭者鄭註與音餘先問誰
 與後云哭者倒裝文法恰似驚問情狀

正義鄭注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案尙書竄三苗於
 三危在西裔今舜征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巢氏問云初
 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愚按書稱舜舞干羽而有苗格矣安得

禮記卷之四

復有征苗之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

曾子問婚禮既納幣一條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

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

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

死壻亦如之辨之曰父母死婚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

嫁乃所以求嗣為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諾非

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為兄弟矣而復弗取於義無所取

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

牢合巹已有相為夫婦之道焉雜記曰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

燕則鬢首鬢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

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鬢首與不鬢首與不鬢首則異乎其未許

嫁也鬢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遲

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將必

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

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逾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

蹇數夫之間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為婚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

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

也吾聞之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聽命於廟

而後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以嘗

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

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

復有征苗之事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魯禮記注疏卷之九征有苗而死也

禮

曾子問婚禮既納幣一條曰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其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辨之曰父母死婚禮不行禮也待之三年而弗敢嫁乃所以求嗣為兄弟者既三年免喪矣然且弗取焉其諸非父母之喪故耶不然可以嗣為兄弟矣而復弗取於義無所取爾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所以明繫屬於人之義雖未嘗共牢合巹已有相為夫婦之道焉雜記曰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鬢首鬢首者猶以少者禮處之也許嫁之於禮若是乎其

重也今許嫁而復止鬢首與不鬢首與不鬢首則異乎其未許嫁也鬢首則如之何成人而復少之也壻免喪與女免喪既遲之三年矣使復許嫁一人而壻之父母死或女之父母死將必復遲之三年遲之三年又不免於改字以聽之不可知之三年之喪於古者二十而嫁之年無乃逾之已遠乎且一女子也偃蹇數夫之間辱莫大焉先王之制為婚禮也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一與之齊終身弗改矣豈其未嫁而先毀之防也吾聞之也婚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聽命於廟而後行事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今既納幣有吉日矣是以嘗納采問名納吉於廟而重之祖宗之命矣固不可以亟取而亟辭之若是其輕也吾意此非夫子之言記者之過也然則如何

吾聞之內則曰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此有故者明是指女遭父母及壻遭父母之喪而言除喪三年適二十三年矣二十三年而嫁與二十而嫁同文故知非壻弗取而改嫁也是爲得禮之正而已矣曰三年弗取而後嫁之非禮也故曰此非夫子之言是記者之過也

疏云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鄭註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品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棊三按書五刑一章卽是有虞律法其刑具畧見於此

禮運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正義曰上旣云必本於天殺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殺以降命但上文旣具故此畧而變文直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上云命降於社之謂殺地亦當云命降於祖之謂殺廟以上文旣具故此又畧而變文正義此段論最妙乃作文換句之法也

鄭云社祀后土配以勾龍稷祀神龍配以后稷又云一歲祭社有四其一爲孟冬祈年於天宗卽蜡臘也按蜡祭先嗇註訓神農祭司嗇註訓后稷是祭稷非祭社也先儒無辨其說者

郊特牲丹漆雕幾之美註幾謂漆飾沂鄂也按沂鄂恐卽垠堦之意謂器稜角也

內則右佩紛帨云云疏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爲便故佩大物此人身左右亦得稱廂也後又云此刀大於左廂刀

內則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家婦註雖有勤勞不敢掉磬

正義云商人以先絞訐爲掉磬

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註端當爲冕字之誤正義曰知端當爲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按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視朝之服尊於聽朔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爲冕又按玉制云周人元衣養老註元衣素裳爲諸侯朝服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衣素裳皆得謂之元端若天子諸侯以朱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按前云次以元端在諸侯朝服之下者乃是朱裳故爲最下

月令季秋之月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云云陳集註舊說秦建亥此月爲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愚按此書不用周正而以建寅爲月令之首是也知夏正之得時矣何敢復有建亥之意乎季冬之令曰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故知其終以夏時爲準矣又曰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數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此真歲終事也若受朔與貢稅將分命諸侯以頒之百縣非一時所可徧故必預備之於三月之前而後及事豈以九月之爲歲終然哉蓋不韋爲相大集羣儒以爲此書諸儒當戰國分爭樂殘禮廢之後尙有區區抱遺經以冀復古制者其後其議封建非笑始皇事不師古而被坑者卽此輩也彼欲依不韋以行先王之法度其見固已迂矣而况欲伸其說於李斯焚書之世哉悲夫

文王世子第五節文王之為世子也七字石梁王氏謂衍文劉氏強解不通余謂當在第三節武王帥而行之上恐是錯簡後教世子三句石梁亦謂衍文余謂文王教世子前蓋是舊事篇名記者失於刪去耳

奔則為妾當是月會男女奔則不禁之時也若桑間濮上乃王法所必加何妾之有

君與尸行接武大天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徐趨對下疾趨則趨猶行也言徐趨君大夫士皆宜

依此禮而行之若疾趨則不必以接武繼武中武為拘而手足則不可改其常武耳註解徐趨為或徐或趨則於疾趨說不去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此邑宰之士士次於公館此朝大

夫居廬士居堊室此亦邑宰倚廬即公館大夫朝士皆居公館終喪

而邑宰居堊室至小祥始還治不知當時大小職業何以為理

三年諒陰子張已疑之矣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元編而後蕤委武皆冠之下卷人呼卷為武元編二冠既別有冠卷

則必有蕤故云委武元編而後蕤也前云喪冠不綏又云喪冠條屬註云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為武是喪冠有武而無蕤

也此云既別有冠卷則必有蕤似有武必有蕤與前不同矣然

玩註一別字蓋喪冠纓與武各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繩

各一繩是別有冠卷也故必有蕤

父有服官中子不與於樂子齊衰之服期而畢矣亦與父同有

服乎正義曰若重服則期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得與此樂此

是詩經

姜編修湛園札記 七庚申補刊

說最明所謂子姓之冠玉藻云編冠元武

深衣篇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疏袂者純緣也謂純其袂緣則
袂口也又云緣讀爲緡謂深衣之下純也純邊者謂深衣之側
旁也廣各寸半者言純袂口及裳下之緡并純旁邊其廣各寸
半依此讀則純句袂句緣句純邊句

鄉飲酒禮閒歌三終合樂三終註笙與歌皆畢則堂下與堂上
更代而作堂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
歌南有嘉魚則堂下笙崇邱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有
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按由庚崇邱由儀卽魚麗嘉魚南
山有臺之譜故有聲無辭非闕也南陔白華華黍亦猶是也

按太宰所掌八法八則八柄八統此治典之大綱九賦九貢九

式此理財之常法而九兩繫邦國之民則又不獨理財矣歲終
詔王廢置三年大計誅賞合羣吏之職掌而受治也小宰掌職
其貳以贊冢宰宰夫合羣吏正歲會月要日或治其不時舉者
以告冢宰而誅之皆是總舉庶職合大宰小宰宰夫職分自是
一項太府分太宰理財之一事而頒其貨於受藏則內府屬焉
頒其賄於受用則外府屬焉玉府則分內府之貨而職其小用
者也合太府內府外府玉府職分亦自是一項司會亦分太宰
理財之一事而專主勾考會稽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屬焉職內
掌邦之賦入亦如太府之有內府職歲掌邦之賦出亦如太府
之有外府職幣掌振餘財亦如太府之有玉府蓋用財與會財
相對舉職合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又是一項太宰所謂詔

王廢置所該者廣司會所謂詔王及冢宰廢置單指理財一事
論者不知以爲周禮合用人理財而一之而因渾司會於小宰
宰夫之列是亦不知周公建官總領分核之深意矣

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註死兵謂戰敗無功者果爾則童
汪錡竟宜殤而結纓之子路將不免於投之塋外之罰矣蓋兵
者刃也死於兵是得罪被刑死者以其有罪辱及其先故絕之
以示罰不然彼以罪誅者概令之族葬而執干戈以衛社稷者
反棄之於昭穆之外先王勸懲之意當不若是其慎也 呂子

曰蚩尤作兵詩衛風擊鼓疏古者謂戰器爲兵左傳曰鄭伯朝
於楚楚子賜之金曰無以鑄兵兵者人所執因號人亦曰兵經
云踴躍用兵謂兵器 隋仁壽元年詔代俗之徒不達大義至

於致命戎旅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自今以後戰
士之徒宜入兆域

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殺肆音豸八聲豚解而腥之也殺則體
解而爛之也先鄭謂肆解體薦全牲非是

司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五兵戈及戟酋矛夷
矛古者車戰戈及戟矛皆長器故刀之用甚少雖斬人亦用戈
也

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云云按儀禮射釋算之後然後司
馬實爵而獻獲者於侯薦脯醢折俎獲者執以祭侯此乃射畢
之事而舊說云將射而先祭恐誤

左傳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復見傳亦舉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子檢史記傳註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云共十世皆有諡惟末世景子步耐生微無諡耳此凡案間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門焉有二義晉人圍曹門焉與門於桔秩攻門也文十五年門於勾蠲守門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然則龍逢比干亦有罪乎此誣經之甚者也

季札觀樂使工歌之初不知其所歌者何國之詩也聞聲而後別之故皆爲想象之辭曰此其爲衛風乎其周之東乎其太公之東乎其周之舊乎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皆從想象而得之者也至於見舞則便知其何代之樂直據所見以贊之而已不復有所擬議也

字書幘音責皆釋以冠幘之義余按左傳定九年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先登者皆幘而衣狸製杜注幘齒上下相值此又一義字書失載

左傳使封人慮事註慮事無慮計功又註廣雅無慮都凡也師古漢書註無小思慮而大計也按趙與時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書成帝紀語也嶧山碑記云世無萬數無萬卽左傳所謂無慮吾四明諺語至今稱多曰無萬

左傳老者家父桓八年來求車若卽作誦之人則已爲百歲上人矣故註疑之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注隱五年洩駕

皇清集卷之九十四
距此九十年疑非一人長狄榮如以魯桓十六年死至宣十五年一百三歲其兄僑如猶在蓋百三四十外人矣齊鮑國吳延州來年皆近百歲尚見經傳

昭二十五年宋人享昭子賦新宮此時夫子年已三十五矣新宮尚在安得刪詩之時便亡而亡亦不能記憶也明笙詩有聲無辭註逸詩恐未是

叔向謂襄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註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此太說渾正義云喪杖期章內有父在為母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親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父以其子有三年之戚為之三年不娶有三年之義故可通謂之三年之喪按天子諸侯后夫人死即以娣姪繼之安得有再娶之事晉靈公再求婚於齊此末世之亂法也不可以證先王之禮思謂妻之喪期間月而禫共十五月亦得占三年故通謂之三年之喪若叔伯之喪則不待禫而除矣况天子諸侯絕旁期則后喪之得稱三年無疑也

唐棣修註江東呼夫棣疏詩召南云唐棣之華陸璣曰奧李也

一名雀梅前經云時英梅註雀梅疏似梅而小也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

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又常棣註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疏詩小雅云常棣之華陸璣疏云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而正白今宅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按此則唐棣自一種召南所詠是也常棣與棠棣共為一種而又自分

赤白二種小雅所詠是也唐棣實大如李子棠棣實如櫻桃唐
棣正名郁李又云與李本大如李子今俗稱大如櫻桃者爲郁
李殊誤

鳥曰昊疏鳥之張兩翅昊昊然搖動者名昊論語三昊而作當
作此解

公羊穀梁俱受春秋于子夏公羊解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
羊高公羊不見字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至漢景

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毋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于
圖讖是也楊士勛穀梁釋云穀梁子名淑字元始魯人一名赤

師古云各喜受經于子夏傳孫卿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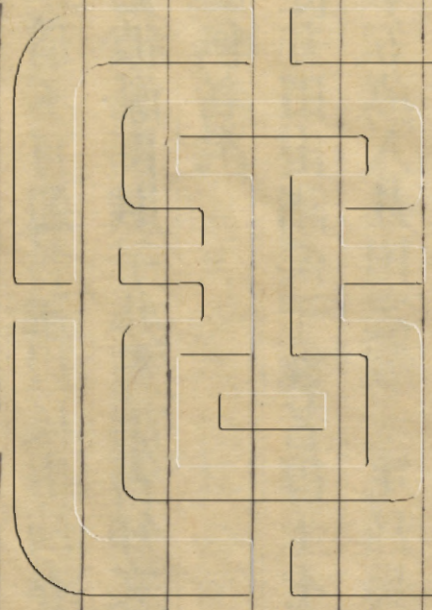
其後魯人榮廣大善穀梁又傳蔡千秋宣帝好穀梁擢千秋爲

郎由是穀梁之傳大行于世是則公穀皆受經于子夏故其言
大抵相同而又有相抵忤者當是流傳之異二傳皆是口相傳
授至漢始著竹帛傳公羊者以爲孔子懼衰世之禍隱晦其文
故不著竹帛而學者徒私相授受而已此何休之妄說也漢書
藝文志亦曰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
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
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
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說也子未之
信孔子作春秋上紀天時下明王道所以正人心而抑邪說也
欲正人心而抑邪說必昌明其說于天下而使天下人喻于吾
之說然後可以開其愚蔽而革去其邪心若徒與其弟子私相

受授而已天下何由知之知之者獨其弟子則春秋可以不作善乎杜氏之言曰制作之文所以將往考來情見乎詞言高則旨遠詞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孟子曰子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又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好辨卽孔子作春秋之意也使孔子自諱其辨隱秘其書而不出亂臣賊子何所見而知懼哉作春秋則禍非所避欲畏禍則春秋不如弗作懼威權勢力而苟避之是班氏以小人心度量君子也何休因班氏之說遂誣春秋黜周王魯又曰春秋黜杞舊宋而新周引讖文云邛覽史記援引古圖推集天變爲漢帝制法陳敘圖錄又云公羊五世至漢胡毋生董仲舒推演其文世人乃聞此言去孔子卒後三百歲矣何不全身之有何休之說皆公羊傳所未有也其所云黜周王魯爲漢制作豈獨誣春秋哉其爲公羊之累亦已甚矣况其解傳不由傳意鑿空立義辭晦意滯凡一例而前後矛盾不可通者難以枚舉使春秋本意若此學士家猶難于尋覓彼亂臣賊子非盡讀書知文字者也欲其一見而知懼理所必無者矣

周家兵數皆從井田出諸侯千乘者得士七萬五千人天子萬乘則得士七十五萬人井田之制一定凡兵士器甲車馬無不有截然一定之數本國不可得而增派異國不可得而召募故其時雖有封國大小而強弱不甚相遠井田廢而邛甸無稽則一家而正羨俱行矣井田廢而游手無食則異國而流亡接踵

矣此強吞弱并而天子夷於列國小國棄為臣隸兵制之所以
亂封建之所以亡也唐亦以口分世業而有府兵之制自租庸
調之法壞而曠騎不得不變矣



皇清經解卷一百九十四終

嘉應溫心源舊校
南海陳韶番禺黎永椿新校

刻經義雜記題辭

經筵講官 南書房翰林戶部左侍郎兼署兵部左侍郎前提督浙江學政阮元譔

經義雜記武進臧玉林先生所著也先生隱德君子深入兩漢
諸儒闡奧研覃經訓根究小學嘉定錢莘楣少詹序之云先生
之書實事求是別白精審而未嘗馳騁其辭輕詆先哲余是以
重其書而益重其人金壇段若膺大令序之云發疑正讀必中
肯綮精心孤詣所到冰釋至詩禮二經王肅私竄以難鄭者尤
推見至隱覺悟羣疑是以當世通儒碩學莫不心折此書鉅都
大邑研經好學之士往往傳寫不倦余獲交先生元孫在東亟
為料量刻資於嘉慶己未秋付梓南海庶得家置一編免於抄
胥之役將見海內承學之士有所稟程藉先生之書以通漢唐

臧茂才經義雜記題辭 庚申補刊